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三十回 柳五官借勢脫樊籠 王學政藏嬌納金屋

話說柏如鬆在隱春園帶回傅阿三，與魯府家丁一千人證至衙，旋即公座鞫問彼此相打情節。東府裡王爺已知五官並未受傷，暫避江府。一面差人去看視五官，叫他不要氣惱，可安心住在江府。「你師父官司，自有我照應」。又遣人到柏如鬆處，托其秉公辦理，不可徇私庇袒。「魯道同如與你理論，有我去抵擋」。柏公笑道：「王爺也太小心了，難道我懼怕魯老頭兒麼？若懼怕他的威勢，倒不帶他家人回衙審問了。」遂將兩造喚上細詰曲直。魯府眾家丁始而仗著主人權勢不肯承認，反說傅阿三恃眾行兇。柏公即叫傅阿三與他們對質，又喝令取刑具伺候。眾家丁情知難拗，若不實說徒吃日前虧苦，只得一一招認，所有罪名都推在兩個小主人身上。柏公問明原由，將兩造押下，即差人至東府裡送信，又親自套車來會魯吏部。

魯道同自兩個兒子去後，巴巴懸望，待至午後見他兄弟二人狼狽而回，將前後情由說與他父親知道。魯道同聽了，也暗自吃驚，又不好過於埋怨他二人。怕的柏如鬆不顧交情，從直究辦，自身即有治家不嚴之咎。如果柏如鬆徇庇我處，何以將我家丁帶去？此事即有些不妥，反懊悔不該縱容二子前去鬧事。

魯鵬又抱怨魯鵬道：「我們此去原不甚妥，不意傅阿三那老砍頭的竟敢反戈相向。即如柏年伯看著我家情面，重究傅阿三等，我們都受過他的糟蹋了，傳說開去，定有旁人笑話。想來皆是大哥一味的要去打鬧，我卻為你所累。不然稍停兩日，設法辦個唱戲的，也不費手腳。如今倒弄得不上不落。」魯鵬冷笑道：「你可別說現成話罷，就著我失於檢點要去打鬧，你怎麼不攔阻我？你還挑選力大的家丁，好準備動手。再則傅阿三那東西是捱了你十數個嘴巴，偏生纏著我亂碰亂撞，現在胸前還怪痛的。真真牛代羊災，那裡來的晦氣。我又埋怨誰去，我還要說你攔掇我去的呢！而今事已鬧開，悔之無益。不說大家商量該如何彌縫了事，你反和我扳駁，可不是奇得很。」

他兄弟你言我語，互相爭競起來。魯公喝道：「你們兩個下流不堪東西，無故的被人毆辱，也該羞死。連我的體面都為你們丟了，你們還在這裡吱吱喳喳的嚷，滾掉了罷。」他二人見父親發怒才不開口，忿忿的退出。魯鵬咕噥道：「五官原是得罪你老人家的，我們好意去爭回體面。鬧出事來，又是我們不是。」

魯公正欲喝罵，忽見門丁進來道：「柏大人拜會，已到外廳了。」魯道同本想去見柏公關說，況我與他哥子鄉榜同年，平時又無芥蒂，似可應允；又想柏公是個剛正人，怕他不行，反下不去。此時聞得柏如鬆先來拜會，定然是來與我商酌辦理的。好生歡喜，連聲叫請，急忙至後堂穿了公服，出廳與柏如鬆見禮入座。

柏公道：「二位世兄可曾回府？想早間的事應該稟過人人了，毋庸待晚細述。且兩造俱經審明，委係二位世兄有意前往尋鬧。現在傅阿三一口咬定，並有打損許多物件為證，尊紀等直供不諱。此事若究辦起來，卻與二位世兄很有關礙，是以特來請大人示下，如何處置？」魯道同聽了，臉一紅道：「我家兩個不肖畜生，輕舉妄動，種種悖忤大人盡知，雖死不足惜。然既承關顧下問，想早有定見，只求稍存小弟地步，即感戴不盡。」柏如鬆笑道：「大人未免言重，但照例科斷鬥毆者互有不是，各任其咎。傅阿三固當切責，而尊紀等亦不能為無過。若照世兄們以勢凌民，傅阿三毆辱職官子弟立案，即當奏請交部議辦，竊恐人人亦難辭責。」

一席話說得魯道同羞愧無地，惟有恨罵兩個兒子無端闖禍，帶累我受氣，又央求柏如鬆千萬總看世交情面，粉飾此事為妥。

柏如鬆道：「待晚也沒有別策，只得屈尊紀等了，所以過來請示請罪。」遂起身作辭，魯道同直送至門外，猶切實叮嚀一番。回至書房又氣又恨，氣的柏如鬆不念世交，雖外面卻似關顧著我，他分明是前來羞辱我的；恨的兩個兒子辦事浮躁，好好的事弄得支離失節。柏如鬆已說過要歸罪在眾家丁身上，若眾家丁受了刑責，叫我日後怎生見人？

不提魯公，煩惱，單說柏如鬆回至衙門，即提出一千人證，先將傅阿三喚上，說他不合喝罵毆打，姑念年老免責，勒令取結。限期半月回籍，不許逗留在京刀；沒戲園。其餘分別輕重，各有做責。又將魯府眾家丁帶上，其受傷者免究，未受傷者不合倚仗主人勢力滋生事端，各責二十。復令兩造具結息案。所有打損傅姓物件，著魯僕繳呈半價賠補。發落已畢，即將兩造人證釋放。眾家丁回府哭訴原由，魯公無奈，惟有咬牙切齒恨恨不絕。當吩咐如數繳了半價，到柏如鬆處。又告了一月病假，躲在府中不見外人，慢慢再尋別的事端，報復此恨。

伯青打聽明白，急忙回來說知五官。「雖然你師父贏了官司，卻不能在京內唱戲。趁此機會，正好代你贖身」。五官聞說，喜歡非常，催促伯青速辦此事，不可遲緩。恐他師父生心，即費唇舌了。伯青又與從龍等人商議停當，遂命連兒去與傅阿三講說。傅阿三起初立意不行，禁不住連兒硬說軟勸，才改過口來要一萬二千兩銀子身價，少他一釐都不能的。連兒回來，稟明伯青等人。五官聞他師父應允了，即在身畔取出一個手折，遞與伯青道：「這是我由蘇州至京，歷年唱戲積聚的一宗款目，不下四五萬金，現存在京中各鋪戶裡。」叫伯青代他收轉來，作贖身之資。伯青代仙取回一萬兩銀子，與從龍等公湊二千貼補五官。

次日，連兒喚到傅阿三，伯青當面兌了五官身價，又叫人去發五官隨身物件過來。他們師徒多年，臨別自有一番彼此囑咐。

傅阿三即將隱春園轉售於人，有幾個年紀大的徒弟，亦令另尋去路。收齊各處款目，半月後動身回蘇州去了。

五官住在江府無拘無束。此時他已贖過身了，也不怕人欺負。惟不忘東府裡王爺，素來待他的美意，就是魯家與他師父為難，亦多虧東府裡情面，始將魯家扳倒，不然魯家也不肯放鬆五官。所以五官隔幾日即至東府裡去走一遭，陪著王爺吃酒下棋而已。這東府裡王爺本是藩王，因有功於國，恩賜宗室，同朝的官無人不敬畏他。王爺為人卻心性慈善，決不以王位自居，處處謙拘待人。偏與五官有緣，三兩日不見，好似丟了貴重物件，時時惦記在心。即至見了面，也不過談談說說，始終連一句戲謔的話都沒得。五官凡事亦能先意承志，小心服侍，是以王爺愈加喜愛，竟視五官如自己子姪一般。自從五官鬧出事來，王爺很為著急，待到柏如鬆審問明白，卻沒行波及五官，才放下心來。又聞五官自家贖了身，可以不隨他師父回去。王爺大喜，反囑咐五官「常住江府，連我府裡都不可時至，生恐魯道同猜忌。我並非懼怯魯老兒，究竟有傷同儕的和氣」。

這日，五官與伯青酌道：「我雖蒙你留住在此，終非長策。就是我這點積蓄，亦有用了時，須要設個長久的恒業棲身。」

我的年紀又輕，除了唱戲以外，並無別樣生計。難不成就這麼一輩子混過去麼？」伯青道：「我也久經代你籌劃到這地步，人生若無恒業，即當有恒產。況你日後還要立室創家，延續柳氏香煙，千斤重擔在你一人身上。今日有這項款目，白是快活，待到老人無成，那時即悔之晚矣。」兩人正在議論，忽見從龍、二郎一同進來，伯青與五官起身讓坐。二郎問：「子騫為何不見？」伯青道：「這幾天是他衙門裡值日，每晚二鼓以後方能回來，黎明即去。甚至回來稍遲，連書房內都不到。到也不過少坐片刻，即回後去。近日若非五官在此陪我，晚間豈不寂寞煞了。」又將五官思量要立恒業的話，告訴他兩人。

從龍點頭道：「看不出五官年紀雖幼，倒有這般遠大見識，所慮一毫不錯。他既有這宗款項，無非做個買賣以作過活。爭奈他自幼即學唱戲，各種生意他都是門外漢，怕的勉力做去，不得討好。在我的意見，莫若置些房屋下來，租與人家開張鋪面，一年所入的子金，也足夠五官用度。況且這個買賣，天下有錢的都會去做。」伯青聽了，拍案叫好道：「是極，是極！在田之言深為有理。五官竟是除卻置備房屋，再沒有別的生計可尋。真乃與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。」從龍笑道：「你且慢褒贊，未知主人之意若何？」五官道：「我怎麼不行，這件事卻合我的意見。別樣生意都要操心勞力，惟有置買市房，只要購幾處鬧市口的房屋，覓幾個好租戶，每月屆期前去收取房金而已，可謂一勞永逸。我立志就做這生意，不用三心二意的了。」

二郎笑道：「五官置產立業，是件大喜事，須要備席酒請我們呢！房屋買定時，還要列我居間，好待我分幾文中資。」五官道：「你不要說笑話，沒愁我買定房屋，不請你們居中麼？日後若原業欺負著我，有了你們出面，我即不怕了。」二郎拍手道：「你既如此，更宜請我們吃酒。我的中資卻又要加倍了。俗說有利即有害，日後拚著原業說話，我好幫著你同他講理。」從龍笑

道：「楚卿真個小器得很，你放心，我們居中一文中用都不分你的，讓你獨得。日後出面也是你一人去，所謂利是你得，害亦是你受。」說得伯青等人都笑了起來。

次日，五官喚了數名官牙來，囑咐他代覓幾所房屋，不論價日多寡，只要房屋高大，材質堅固，最好是街市上的鋪面房子。隔了一日，各處官牙開了多少清賬送來，一半市房，一半住屋。又帶領五官到各處看視，五官約了伯青同行。看定了的，當即議明價目，擇日過戶兌價。整整忙了一月有餘，已買定好幾處房屋。所有積蓄，仍餘下若干，五官不欲再買，恐一時需用，不能接濟。計算大小房屋共買了二十餘處，每月也有數十千文，五官一人的使用，只餘不虧。

又在楊梅竹斜街尋了一所住宅，自己即搬了過去，鋪陳擺設十分幽雅。屋後又有一方大大院落，改作花園，中間砌了一個六角亭子，四面多栽樹木花草，疏疏落落堆了幾處假山。雖然園亭不甚寬大，卻也亭虛石峭，竹映花蒙。五官終日嘯傲其中，玩花弄鳥，可謂心滿意足。又買兩名短童，應守門戶。暇時即邀伯青等人，過來盤桓消遣。東府裡王爺聞他買了房子，也親自來了兩次。又吩咐本地段管轄巡兵員弁，「好好照察，若有閒人嘍哨了他，我是不依的」。試問誰人是三頭六臂，不遵王爺吩咐，去在老虎頭上擦撥？就是魯家兄弟，也只有暗中惱恨，亦無可奈何。

光陰迅速，轉瞬王蘭學差任滿。京中又放了新任學政，前往浙江瓜代。王蘭二次考至杭州，首取了陳仁壽，補食廩餼。這日新任已至，王蘭交代關防冊卷，擇吉起程，回京覆命。甘誓因記掛小儒，買棹先回南京。王蘭托他信寄小儒，知會聶家，請慧珠與他母親商議，代他妹子收拾一切。「此次我便道南京，即要迎娶洛珠以為側室」，托他從中善為說辭，不可渝卻前盟。

臨起程的一日，鄰近各府生員都來叩送。王蘭將眾生喚入舟中，切實勉勵一番：「都要安分讀書，以求上進，切勿倚仗衣衿，包攬生事，荒誤寒窗十載面壁工夫。」囑諭已畢，即鳴鑼掛帆，一路向南京開行。途中無多耽擱，各處官員迎送，亦不用細述。

這一天，已至南京，先坐轎入城去拜小儒。此時小儒已升署兩江總督。因江丙謫告疾請假開缺調治，胡文淵即大拜了。李文俊為亞，熊桂森召來京，協辦閣務。熊公遂奏請小儒升署此缺。前數日甘誓回來，接到王蘭手書，當即差了雙福親去知會王氏、二娘。他兩人敢不遵命，早為置備物件，專待王蘭迎娶。洛珠聞得，自是歡喜。惟有慧珠心內悲喜交集，喜的妹子終身得所，悲的自己私衷何時方遂。伯青又沒有放外任的信，遙想他做京官，萬不及此。就是他放了外任，願意迎娶我，怕的他父母不從，仍成虛話。又因妹子喜期在即，不便憂形於色，勉強打起精神，幫著母親料理。

單說王蘭到了總督衙前，投進名帖。少頃放炮開門，兩邊奏樂，王蘭的大轎直至二堂下肩。小儒迎接進內，見禮入座，各道闊別。小儒先謝了王蘭提拔他堂弟仁壽，王蘭又賀小儒榮攝督篆。隨後方說到迎娶洛珠的話，「已托甘又盤回省之便寄有一信，不卜可說知聶姓否？」小儒笑道：「者香的事，如我已事一般。當日即遣人去關照，據雲早已收拾停當，專候彩輿。但是我與你部署有功，宜如何謝我？」王蘭笑道：「謝是要謝你的，你當先請我吃升官的賀酒，我然後請你吃納妾的喜酒，以作酬謝。不能單要我請，豈非便宜了你？」小儒大笑道：「數年不見，者香仍是這般尖刁的脾氣。我只道你做過一任學差大人，器量也該大些，那知還是本來面目。罷罷罷！我也不想你謝我了，我亦不去請你，兩免了罷。」

王蘭又問及劉蘊近日若何？小儒道：「劉先達今春已作古了。劉蘊而今雖說不敢在外公然為虐，那家內卻鬧得不成世界。刻下家業亦漸凌替，掘聞日前已賣去了好幾處田地。終日與那蔑片田文海，搜尋作樂。外面托言守制，步門不出，卻私蓄無數姬妾，又新買得一班女梨園，每日飲酒聽歌，用度甚巨。你想他縱然多金，亦支持不下。上日我去作弔，很勸說了他一番。他雖滿口應諾，料想是不中用的，只好我盡我心罷。豈有身居父喪，猶自取樂，荒淫無度，天理亦不能容。若照他這般行為，果能保全首領，終於牖下，即算他是有大福澤的了。」王蘭聽罷，喟然道：「善惡無門，惟人自召。劉先達好端端的家世，因他心術不正，就生出這個不肖兒子，眼見不久一敗塗地，萬難再振作了。」兩人又歎息了一會。王蘭起身作辭，又到祝府及各世誼處走了一遭。

回到船中，即差了一名家丁前往聶家，說聲「擇定來日黃道良辰，迎娶洛珠。此時回京日促，又因客途不便張揚，只要一乘小轎，傍晚悄悄抬至船上，容到了京中再行熱鬧」。家丁到了聶家，與王氏說明。王氏想道：「好在女兒是他家的人，熱鬧不熱鬧都是他家的體面。我倒不省些費用，只要女兒願意就罷了。」慧珠在旁亦說：「者香此言甚是，況他尚未覆命，這件事原是私情，就是這般行去倒還穩妥。」王氏允定來日晚間，親送女兒出城。家丁回船，見王蘭銷差。

王蘭好生歡喜，次早又至小儒衙門說：「聶家今晚送女到我船中，我想不能耽擱，恐外人知道終屈不便。定於明晨開行，恕我不來作辭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便宜你一桌喜酒了，我也不與你道喜，待你到了京中容再補賀。並托代詢在京諸人，匆匆不及作札。」又命人喚了仁壽出來渴見，王蘭要仁壽近日著作細閱，頗有長進，與前竟大不相同。上科因額滿見遺，出了場，仍到南京小儒衙門內讀書，現從甘老學藝。王蘭道：「科名本有遲早，勿以一挫而怠其志，當益加磨礪。今歲秋闈，大有可望。」小儒道：「古人云：不思主司之不明，只患文章之不精；不患主司之不公，只患文章之不通。果其學藝既精且通，何患無人賞識。」仁壽皆唯唯應諾。

王蘭閒話了半晌，作別回船。早見梅仙從艙內笑著迎了出來道：「我在此等候你許久，你若再遲半刻回來，我即要進城去了。聞得你來了好幾日，怎麼連我那裡都不去走走，難道做了學差大人，不配與我們交好了麼？」王蘭忙入艙換了便服，讓梅仙坐下，笑道：「小雁可別要冤屈殺了人，我前日至慨府去，下了轎即問你。祝安說你下鄉看田去了，有兩日才回來呢。我還留下名帖候你，怕你回來遲，我要動身進京，會不著你。怎生見了面，不問個皂白，就挖苦我。」梅仙笑道：「我今日始從鄉間回城，見了名帖，才曉得你在此，所以特地過來謝步。再則數年不晤，可以敘說別後衷曲。」說著，彎腰在靴掖內取出祝公的信，是托王蘭交與伯青的。梅仙也有幾封信，托他帶交伯青等人。

王蘭接過收好道：「你可知伯青在京，近來又結識了一個知音，名喚柳五官，是蘇州新到福慶班裡唱小生的，其人品貌技藝都比你強。只怕伯青有了五官，把疼愛你的心腸要分一半到他身上去了。」梅仙啞道：「你少要亂嚼舌根，你見誰要人疼愛的？管他五官六官，我又不去唱戲，與他爭什麼好歹？」王蘭火笑道：「你本是唱小旦的，五官是個小生，將來伯青把他攜帶回來，你兩人倒是一對兒呢。」梅仙臉一紅，站起身來道：「我好意來看你，反惹你打趣我，我是去了。」說畢，回身欲走。

王蘭忙一把扯住道：「我們是說笑慣的，怎麼你就急了！且坐下來，我還有話與你講呢。」即說到晚間聶家送洛珠上船，此時尚早有屈你陪我談談。梅仙笑道：「怪不得今日有這件喜事，我卻未備賀禮，恰恰的碰了來，倒叫我怪臊的。可喜你與楚卿皆遂了初願，不知伯青與啗秀他兩人聞得怎生難過呢？他們情好頗篤，偏生中多阻隔，與會又不知何日？真令人昏悶。」王蘭道：「他們立志甚堅，還愁不永諧麼！不過早遲些罷。」又問梅仙，「年來可曾與人家說親？」

梅仙道：「前日我下鄉去，卻有個人來家說親事。其人姓巴，世居鄉間，以耕讀為業，很有幾畝田地，鄉中要推他首富。

巴老夫婦年過半百，只生了一雙子女。子名純嗣，去年新入泮宮。女名月娥，今年十九歲，據聞有才有貌，老夫婦愛若掌珠，意欲贅婿養老。昨日媒人已將庚帖開來，叫我合個婚去，看有無衝絞。如果合得，他家已訪聞過了，願意招贅我去。在你看可用得用不得？」王蘭道：「怎麼用不得！想你單立家室，無人照應，不如招到他家去，倒是極合宜的事。我勸你如合婚可配，不必狐疑，即允了罷。就是伯青知道了，也要勸你行的。」梅仙點首道：「只怕合不得婚，倘然合得，我也沒有什麼不願意。他家既不嫌我出身微賤，我還嫌人家麼！」

二人正談得高興，忽聞岸上人聲喧嚷，有家丁進艙回道：「聶家送親到了。」王蘭未及答言，早見王氏同二娘笑吟吟的進來，上前與王蘭請安，又見數名女婢扶著洛珠上了船來。梅仙忙起身暫避，王蘭早命人將後艙收拾出來，讓洛珠居住。王蘭邀王氏、二娘坐下，王氏道：「小女蒙大人抬愛，感激不盡。無奈他自幼嬌養，怕的禮儀不諳，諸事要望大人寬待。」二娘笑道：「王奶奶你請放心，王大人不是今日才認得的，又與你姑娘向來契合，沒說不諳禮儀，即如大十倍的事，都可寬待。你休愁煩到別處去。」說著，用手拍著自己膝蓋，笑個不止。又回頭問王蘭道：「大人，我這話可說得是不是！」王蘭笑道：「好幾年不聽你這張寡婦嘴

了，人雖老蒼了些，口齒還是這樣伶俐。」二娘笑道：「我一生全憑這張寡婦嘴混飯吃，混衣穿。若不會說，那就完了。」

王氏又到後艙諄囑了洛珠一番，洛珠雖說如了心願，究竟母女分離，不免傷感。囑咐母親回去，「勸慰姐姐不須煩惱，女兒到了京中相機而動，都要成全姐姐與伯青的因緣」。二娘在旁點頭道：「你不說，我也要提你的。這才不愧你姊妹同氣連枝的道理。」

時天色將暮，二娘催著王氏進城，遂出艙作辭，含笑欲別。王蘭早封了一千兩銀子，以作洛珠身價。王氏推辭數次，始肯收了，再三稱謝。洛珠親送王氏出艙，含淚道：「母親早晚要善自保重，千萬勸姐姐勿過傷感。芳君，愛卿二位姐妹前，亦請代女兒說聲。女兒一至京中，即有信來。」又托二娘照應他母親。彼此諄囑已畢，王氏、二娘帶著人眾上轎去了。梅仙也要進城，王蘭執著梅仙手道：「本欲留你少敘閒情，片刻恐不得入城。明日清早，我即要開船，煩你回城致意小儒，俟他秋間入京陸見再會罷。」梅仙答應，上騎而去。

王蘭回至艙內，見洛珠斜倚桌畔，俯首無言，一旁垂淚。貼身跟來的兩名丫鬟，忙忙的安插行李等件。王蘭笑嘻嘻近前，撫著洛珠肩頭道：「柔雲不用悲苦，至遲一二年，我放了外任，那時你們母女又可重逢。況此去京中，有你翠鸞妹子可以朝夕過往，不致寂寞。」洛珠平日是個詼諧不羈的人，此時反覺羞縮起來，推開了王蘭的手，起身走進後艙，倒在牀上，忽忽不樂。王蘭知道他乍離母姊，不免思憶，也不去撩撥他。少頃擺上夜膳，洛珠亦不肯吃。即收拾安睡，王蘭仍宿在中艙內。一宵無話。

次早，鳴鑼刀：船。不數日到了王營，僱了三四輛騾車，裝載行李，又僱了一輛騾轎與洛珠乘坐。沿途趨趕，夜宿曉行。晚間落了客店，王蘭都要陪著洛珠閒話半晌，方回自己外房歇宿。在路行了半月有餘，這日已抵都中。王蘭先打發家丁，趕到從龍衙門內，借一進房子暫令洛珠住下。俟他覆命後，再議尋覓公館。又囑洛珠先行入城。

這一天，從龍正與二郎外所閒話，忽見門丁進來回道：「浙江學政王大人回京了。適才差人在此，說要借我們這裡一進房子讓二太太居住，少刻就到。」二郎聽了，拍手道：「妙，妙！者香果真攜了柔雲來京，他竟有如此大膽，不怕洪府知道淘氣。」從龍笑道：「者香此番是準備淘氣的。」即吩咐請太太與馮太太迎接王學政的二夫人。

不一會，洛珠已至，下轎入內，早有婉容小姐與小黛齊齊接出，同至後堂，見禮已畢。洛珠與小黛本是舊雨，不須細說。那程婉容久聞金陵二珠之名，今日見了面，暗贊名不虛傳。彼此各說了多少仰慕的話，即命治酒，與洛珠洗塵。席間，談論分外投機。洛珠因程婉容是貴宦千金，處處謙遜。反是程婉容說：「我們都是一般的人，分什麼彼此。現在我與翠鸞姐姐，已結了異姓姊妹。況且你我常住在一處的，若拘泥起禮數來，真正無味。難得我們有緣相見，停兩日還要三個人重新結拜呢。」小黛又問了問南京眾姊妹近況。從此洛珠安住雲府，朝夕與婉容、小黛談笑，覺得比在南京還熱鬧些。

且說王蘭因君命在身，進了城未敢逕回私第，先赴吏部衙門掛號，預備召見，方回洪府謁見岳翁岳母。洪靜儀小姐聞得丈夫差滿回京，白是歡喜。俗云：新婚不如遠別。而且王蘭在學政任內，已推升了詹事府少詹。靜儀小姐生性是個趨炎附熱的人，又見丈夫在浙江三年，官囊充裕，所以益加敬悅。外廳有洪鼎材代女婿洗塵，席終回後。

靜儀早備了一席，與丈夫道賀接風。王蘭外面假作歡容，問了些別後的情形，其實心內仍記掛著洛珠。若常住在從龍處，卻非善策；若說接至岳父家一同居住，靜儀必不相容，反累柔雲受氣。不如另覓一所住宅，安頓柔雲。再囑咐家丁等不計走露風聲，想他也不得知道。並非我怕他，免得耳畔聒絮。想定主見，略飲數杯，托言途中辛苦，要早些安息。僕婦等進來收去殘肴，服侍仙夫妻睡下。

次早王蘭起身，到各處拜會同僚親友。隨後至雲從龍處，即議到要覓一所房屋與洛珠另住，方可相安。從龍笑道：「安是安了，日久總要曉得的，只怕要加十倍不安呢！」王蘭道：「日後的事，也顧不了許多。此時我卻不能不如此做去，且待事到臨頭再議，只好盡人力以俟天罷。」又到伯青處交了祝公的信，及梅仙寄與眾人的書函。方知柳五官贖了身，現尋下房子另住。蘭聽得，也代他歡喜。閒談半晌，作辭回來。

隔了兩日，召見已畢，恩賞許多物件，又給了四十天假。自是每日托人通城尋覓房屋，恨不能暫時賃定，好與洛珠得諧連理。卻又不便過於著急，形諸顏色，恐為靜儀小姐看出破綻，終屈不妙。未知靜儀究竟知與不知，且聽下回分解。